



書卷之五

蔡沈集傳

鄒季友音釋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鄩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王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釋經召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釋經實

書傳音釋 卷五

一

照傳三塗左傳註三塗山名在河南陸渾縣南輿地廣記云今河南府伊闕縣嶽鄩史記索隱云嶽謂河北太行鄩謂都鄩近嶽之地詹與瞻同粵音越復音覆誠音咸其為去聲

豐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

營

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地遷而來也肅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釋音經敷尾反又滂旆反戊郊社朝市之位釋音經敷尾反又滂旆反戊音茂傳越若來古語辭按堯典篇傳引此越下同傳若來三月為句而此乃異釋何也朱子語錄載劉諫議云越若發語辭來三月猶言明三月也又漢律厯志引書武成篇云越若來三月既死霸雖云偽書然亦可見古人文法句讀皆如此劉說尤為有證不當復釋為地遷而來也地遷上移爾反下力紙反行也度達各反朝馳遙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

書傳音釋

卷五

二

日甲寅位成

庶殷殷之眾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音傳朝馳遙反位成也音傳遙反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

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音傳郊祭天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釋音傳地泰誓篇傳云郊祭天社祭地下文社于新邑是祭地則此但是祭天也孔傳云郊以后稷配故

二牛孔疏云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

伯

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
瑞高卑度厚薄切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
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亦
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
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釋音傳音士
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牟晉大夫名事見左傳昭公三十二年瑞楚
委反度達各反切而振反杜註度深曰勿量
平聲命
去聲

厥既命庶庶殷丕作

書傳音釋

卷五

三

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
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
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
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

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
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
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
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
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
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
今稱人爲釋音經復扶傳見形
執事也又反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

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柰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尙何釋傳好惡並去疎之有釋傳聲要去聲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

書傳音釋 卷五

四

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瘵在夫知保

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

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釋經瘵姑還反夫蔡傳無其可不疾敬德乎釋音解當音扶陸音如字王肅云匹夫也孔傳號平聲疏云猶言人人也呼去聲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

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

墜厥命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啟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啟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

鄉音向

音釋經下同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書傳音釋

卷五

五

稽考矧況也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也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考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晷

召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晷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音釋經後句絕晷之晷險可也音釋經魚緘反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苾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爲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卽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書傳音釋

卷五

六

景古影字下同周禮大司徒疏云周公置五表測日景中表在潁川陽城去中表千里外四方各置一表表皆長八尺凡正日景必以夏至晝漏中表之北景長一尺五寸東表在日之東晝漏中已得夕景西表在日之西晝漏中仍得朝時之景南表在日之南晝漏中表北景一尺六寸景朝如字方朝馳遙反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

其邁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爲善以節其驕淫之性

釋經

比毗

傳治平聲

則日進於善而已矣廉反

漸將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也釋音傳處去聲○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釋音傳朱子語錄云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又無逸篇所其無逸朱子亦不取呂氏之說皆以其傷於巧也蔡氏皆從之何耶蓋蔡氏集傳之成朱子之歿才十年羣弟子語錄未盡出蔡氏所未聞於朱子者不免引用他說非固背師訓也讀者自宜以意詳之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

書傳音釋 卷五

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上章直言天眷之不足釋音經監音特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釋音監下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

初服

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至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

書傳音釋

卷五

八

若有功

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釋傳治平聲釋傳橫如字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

顯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於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

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
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
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
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
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
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
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
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
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
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
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

書傳音釋

卷五

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
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
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
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
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
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
奉以助音經捧奉如字又音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
為洛誥又拜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
周公留治洛之事今古文皆有成王命
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
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
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
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子冲子以下
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子來

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
難之辭也倅來以下成王錫命茲殷命
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
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
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音
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釋
傳後凡言治洛倅此見形旬反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
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復逆之復成王
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
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
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
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
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
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

書傳音釋 卷五

十

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
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啟之
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
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音經辟必益反傳使
洪大誥治四十八字釋篇內並同去
聲下同復逆復謂奏事逆謂受
下奏相去聲夫音扶幾音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

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
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
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
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

也洛邑在鎬京釋音相去
東故曰東土釋音聲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
食俾來以圖及獻卜

乙卯卽昭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
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澗水
西王城也朝會之地澗水東下都也處商民
之地王城在澗澗之間下都在澗水之外其
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
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俾使也圖洛之
地圖也獻卜獻音澗音塵倅傳王城下都
其卜之兆辭也釋經澗音塵倅傳王城在河
南卽郊廓下都在洛陽亦名成周王城在西
下都在東去王城二十里故亦名東郊召公
先營王城已於戊申得卜乙卯周公至洛則
攻位已成不應再卜周公之卜專爲定下都

書傳音釋

卷五

七

耳若卜王城則不應以河朔爲先鄭註謂黎
水近紂都爲殷民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
之是也蓋周公遷殷民初欲處之河北而卜
黎水不吉又欲處之澗澗之間而卜澗澗亦
不吉惟卜洛爲吉又卜澗水東則去河朔亦
不遠而澗水東又不吉亦惟卜洛爲吉遂定
下都於洛陽經文周公云我卜而孔傳云使
人卜強欲奉合傳會召公之卜爲周公之卜
而以澗東澗西爲卜王城於經文殊不順蓋
黎水澗澗皆周公卜而不吉之地孔氏乃反
以澗澗爲卜吉之地此其謬誤之根而錯亂
經旨之尤者也按禹貢蔡傳引地志云澗澗
二水皆在王城之西南南流入洛澗水出
池縣至新安縣入洛則全在漢弘農郡界中
澗水出穀城縣至偃師縣入洛則在河南郡
界中是王城去澗水爲稍近去澗水爲甚遠
周公卜澗東澗西乃澗池穀城二縣之閒在
河南縣之西北卜澗水東乃偃師縣之東境

既非河南王城亦非洛陽下都也又按寰宇記云水經謂澶水出穀城縣北今驗水西從新安縣東入河南縣界在河南縣治西北六十里經河南縣北境界入偃師縣界而入洛澗水則又在澶水之西其去河南縣尤遠可知矣故召誥但言攻位于洛汭不言澗澶也召誥篇首專記召公營王城之事洛誥篇首專記周公營下都之事經文本自明白而孔氏亂之竟未有能辨者敢詳言之以祛千載之惑王城與下都皆在河之南洛之北距洛近而距河遠下都尤近洛水故曰洛陽西漢爲洛陽縣而河南郡治焉東漢魏晉後魏皆爲帝都而王城累代但爲河南縣至隋大業中遷都城於河南併遷洛陽縣於都城中唐宋因之而洛陽舊城遂廢使去聲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

書傳音釋

卷五

三

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釋音經釋音示通下不視同恆胡傳使去聲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所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神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爲言若闕于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願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音釋稱平傳五年再殷祭見公羊爲首務也釋聲傳文公三年何註云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假音格齊音齋祓數勿反放甫兩反下如字胞翟上蒲交反與

書傳音釋

卷五

三

庖通下音狄祭統云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

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子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

命篤弼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爲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教成王卽命日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

汝功臣受此衰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
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
圖久大釋音冠古玩反左
之業也釋音右音佐佑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丕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
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
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
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
上章告以衰賞功臣故釋音載作
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釋音代反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 灼敘弗其絕

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傲如此
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

書傳音釋

卷五

古

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
始雖燄燄尙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熱不可
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
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
於未釋音燄以贍以釋音少始紹反比毗至反
然也釋音燄以贍以釋音少始紹反比毗至反
燄式約反熱如劣反
也燒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俾嚮 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爲政之時惟用
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
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起功惇厚博大
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釋音嚮音向
釋音經音向
釋音傳音向
見形向反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

音 治平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

惟事其爽侮

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

書傳音釋

卷五

五

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廩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不可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

微音 朝馳

遙反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而非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先王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教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卽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卽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

釋音傳爲去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公功

宗禮卽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公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救公公功也救功

書傳音釋

卷五

七

者安定其功之謂卽下文命寧者也

釋音傳治去聲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

輔

將大也周公居洛啟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啟大其後而繼以亂爲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

釋音經監音傳治平聲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

宜鎮撫洛邑以慰憚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
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
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
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
為音釋經公無與毋
通敦音亦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
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
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
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
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

績

書傳音釋

卷五

六

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
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為治之大要也
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
此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
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休美
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
成王也
釋音相去
傳治去聲下三治字同
倡音唱以治平聲

子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

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者眾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
稱大夫皆稱子師眾也周公言我以眾卿大
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
眾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

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
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
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
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
此周公以治洛

釋音經單與治平聲下同
殫同傳殫音丹盡也

俾來恣殷乃命寧子絕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

手稽首休享

此謹恣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稊
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
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
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裸也宗廟之禮莫盛
於禋王使人來戒勅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
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
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
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

書傳音釋卷五

五

豈非敬之至者則釋音經卣曰許反鬯丑亮反
其禮如祭也歟

音傳釋音秬黍一稊二米毛氏詩傳同詩詁云秬
是黑黍之大名秬則黑黍中之一稊二米者

但孔傳及說文皆言秬一稊二米未知是否
又蔡傳謂和氣所生若果爾則非常有之物

豈得以常供釀哉鬯鬱金按周禮鬯人掌供
秬鬯註云秬鬯不和鬱者又鬱人和鬱鬯以

實彝註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是鬱為草
名而秬鬯鬱鬯皆酒名鬯者以其調暢也此

經文但言秬鬯則是未和鬱者蔡傳未考卣
中尊爾雅孫炎註云尊以彝為上彝為大山

居中郭璞云在鬯彝之閒卽儀象壺著大山
等六尊是也未祭則秬鬯盛於卣及祭則鬱

鬯實於彝肉乾音干語見禮記聘義體薦謂
半解其體而薦

之亦謂之房烝

子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
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音傳** 宿與顧命

三宿同按顧命釋宿為進爵於神所非謂自
飲而進爵也從孔傳不經宿為優又禋字前

訓敬後訓祭名亦為未安營洛既成成王以
秬鬯命周公告于文武而周公即以祭也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敘
與篤敘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
強無有遘遇自罹疾害者子孫萬 **音經** 遘居
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

厭於 **傳** 為去
聲

王佶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書傳音釋 卷五

辛

承聽受也敘敘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
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
許成王畱洛然且謂王佶殷者若曰遷洛之
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于
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未用
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脈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

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

咸格王入太室禲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
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
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
駢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畱後於
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
祝冊者史逸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

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畱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祀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裸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釋音經又之反祿古玩反傳逸史降神也釋音經又之反祿古玩反傳逸史汲冢周書克殷篇云王卽位尹逸策曰殷之末孫受德云云又云乃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按此則尹逸史佚是兩人此或是尹逸也裸灌也孔疏云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裸瓚才早才贊二反秬鬯灌地按秬米爲酒名秬鬯將祭則煮鬱和之乃名鬱鬯灌必用鬱鬯取其芳香旁達以降神郊特牲云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也傳言秬鬯灌地非是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書傳音釋

卷五

三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畱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爲十二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吳氏曰周公自畱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畱公也言誕保文武受命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釋音傳畱洛七年周公畱洛終始公之辭云釋音傳畱洛七年而薨此說無所考據而禮記亦云周公七年致政於成王意者孔氏作傳博考經籍或當時猶他有所據宜從孔說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惟七年也孔傳以在十有二月一句屬下章文意甚明白今以屬上章殊覺未安餘見蔡仲篇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鑿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畱治於洛之後乃曰俾來毖殷又曰王俾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

書傳音釋

卷五

三

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傳

呼去聲治平聲後言治洛並同覆芳六反場音亦更平聲舍音捨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畱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釋音傳次

止齋陳氏曰此篇皆稱王若日則是相宅年之三月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

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弗甲未詳意其為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
昊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昊天大降
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
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
之事蓋推革命之釋音經甲如字傳歎憫之辭
公以開諭之也釋音喪去聲傳按大誥君
爽及此篇皆有弗弔之語而皆繼以天降割
降喪蔡傳於大誥釋為不為天所恤與三篇
文義皆合而此章又意其為歎憫
之辭何也合從前釋以歸于一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

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
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

書傳音釋

卷五

三

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裁者培之傾者
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
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
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
我其敢有求釋音經弋音傳呼去聲治
位之心哉釋音經弋音傳去聲下同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
民心之所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
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
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彜此言秉為者彜以
理言為以釋音經為如傳見形
用言也釋音經字傳旬反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

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

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亦何間於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釋音嚮音向傳音尾不卷夏祚終矣釋音洪音逸傳音尾不卷之貌聞去聲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

書傳音釋卷五

五

民觀是亦可釋音治平聲復音腹

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明德者所以脩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

配天其澤

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

王勤家誕淫厥洗罔顧于天顯民祗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日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洗無復

顧念天之顯道音經民之敬畏者也釋音經失忍反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音經喪去聲
下章同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

書傳音釋

卷五

五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其勅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

大正于商者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三監相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音
動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釋

傳 唱 倡音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

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

我怨

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音釋經毋與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釋經毋通

書傳音釋 卷五

美

傳 樂音 洛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音釋傳載作乎釋傳代反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

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

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啟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

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
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子敢求爾於天邑
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
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
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音釋傳復扶
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釋傳又反
一行胡孟反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
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
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
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
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
已甚厚今乃有所怨望乎詳音經奄字書作
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釋音經郁古通用

書傳音釋

卷五

毛

衣檢反又衣廉反陸氏於此及左傳孟子皆
無音說文衣檢反註周公所誅奄國廣韻音
同註國名玉篇烏斂反註周所伐商奄也獨
廣韻又音史炎反朱子孟子集註但音淹而
無二音亦有遺也四國應平
殷管蔡霍也比毗至反傳聲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
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寶亦惟
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也言我
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
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
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
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
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

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
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
民在前而作音處止
洛在後也釋音傳處止

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
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
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
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
也非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

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敬言則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
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

書傳音釋

卷五

三

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音經音施
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釋音經音施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四井爲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
爲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
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爲起家音傳音四井
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釋音傳音四井
周禮地官司徒九夫爲井四井
爲邑註四井方三里也夫音扶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
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
爲念也申結上
文爾居之意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吹噓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

釋經

無史記

傳

更平聲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書傳音釋

卷五

无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音傳
處去聲朱子語錄云此句恐有脫字呂伯恭解所字為居字若某則不敢如此說詳見召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

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悔厥父母曰昔之人

無聞知

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釋音疑戰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

書傳音釋

卷五

三

傳俚音里豢胡慣反劉裕南史宋高祖劉裕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袁顛盛稱高祖檢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

矣為過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

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而不敢怠棄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大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直釋經嚴如字陸又魚傳戊音考矣釋經檢反治平聲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

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
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
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
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
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
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
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
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
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
實如此故亦有享音經亮陰音梁菴說見傳
國永年之效也

當去聲居樂音

洛見形旬反

三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
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
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
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
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
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蓋
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
記載意爲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此不義
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
者爲太甲然詳此章舊爲小人作其即位與
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
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
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
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

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為祖
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
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
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
公之言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
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
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釋音傳別筆列反
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應平聲要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

書傳音釋 卷五

三

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天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為言所以開其所欲而釋音經耽都含反傳惡去聲天禁其所當戒也釋音樂音洛於兆反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

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

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微懿皆美也昃日昃也柔謂之微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微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賜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

書傳音釋

卷五

三

合二書觀之則文王音經音傳音映徒結反之所從事可知矣

子音與賙之由反衡石史記始皇事無大小皆自決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傳餐隋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而食見唐太宗紀傳如字餐一作飡者是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

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

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卽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音釋經恭音傳數雙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音釋經恭音傳數雙下同橫斂並去聲送使去聲唐食貨志分天下之賦爲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畱州使謂諸道節度觀察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音釋經觀如字傳見形又音貫傳旬反

書傳音釋 卷五

音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與毋通皇與違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爲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音釋經德爲虛音釋經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位是也音釋經樂音傳行胡孟反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

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

胥相訓誠惠順譴誑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

相與誠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誠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音釋經講張流反下傳誣無或敢誑誕為幻也釋經章同幻音患傳誣況反好惡並去聲予音與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

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

書傳音釋 卷五

五

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音釋經否俯久反詛莊助反祝公懇懇言之釋職救反孔疏云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傳無小無大真氏曰篇中有加殃謂之詛傳兩至于小大當作一義皆為民而言更平聲省所景反斂力驗反惡去聲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

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
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音釋音經音智反音傳音樂音洛

此厥不聽人乃或請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書傳音釋 卷五

五

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詭誕變置虛實日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爲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詭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爲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胥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以萬民爲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爲己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爲己怒以爲己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爲己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釋音經音辟音必音益音反音綽音尺音約音傳音羅音織音唐音武音后音時音來音俊音臣音等音撰音羅音織音經音謂

介反音與蠶同漢書註
刺鯁也長上聲要平聲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
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
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
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
王得無深音監音
警於此哉釋經鑒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畱之史氏錄其告
語為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
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古文
皆有○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
公當國踐阼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
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

書傳音釋

卷五

毛

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
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
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
歸為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
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
復告諭以畱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
固可直經奭施隻反說文作奭唐張參
見矣釋經五經文字作奭從十從而從
大傳呼去聲要平聲
反復之復音腹

周公若曰君奭

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
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

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

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雷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雷不
釋音 經 弔如字 喪去聲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

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

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承

書傳音釋

卷五

美

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
釋音 傳 背音 佩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

恭明德

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

德
釋音 經 易以鼓反 諶時 壬反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

冲子

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且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耀而付于冲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遐佚前人光而言釋音經施施智傳焜胡也反與也本反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靈王德延天不庸釋于

文王受命

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

書傳音釋

卷五

五

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

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

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

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

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

之烈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

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

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徧覆言

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

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乂王

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

於二臣也亡書有咸又四篇其又王家之實
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賢
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
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
而其臣偕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傳說
豈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
聞音經戊音傳見形旬反下並同說音悅聞
矣釋茂傳去聲厭益涉反覆數救反不
言傳說按商之六賢皆以舊臣相嗣君故周
公引之爲比以畱召公若傳說則高宗所自
舉故不及之稱五王而不
及其餘賢君亦以此也

所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历年

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
保又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

書傳音釋 卷五

四

也久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
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
事征伐會同之類承土章六臣輔君格天致
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
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
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
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
又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著之
筮天下無不音經實甸絕屏必郢反傳夫音
敬信之也釋稱平聲辟必益反傳扶下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為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
辭註三才也閒
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釋音傳三極
去聲驟徂救反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

書傳音釋

卷五

聖

命于厥躬

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
王之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
釋音

傳重備用反降割于殷以割為割殷經文元
無殷字真氏謂羨里之難為天降割乃所

以申勸文王之德亦未為的禮記緇衣篇引
此語作周田觀文王之德鄭註云今博士讀

為厥亂勸古文作割申勸寧王之德割之
為言蓋也但語助耳姑錄于此當闕疑也

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

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虢叔文王弟閔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變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威和萬民即文王修和

之實也釋首夏亥雅反號郭獲反夭於傳治平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

五臣被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

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

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

故以又曰釋首經傳為去聲

更端發之釋首經傳更平聲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

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

此五臣為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

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

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啟

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

帝惟是之故遂能釋首經傳見形傳臣為去

受有殷之天命也釋首經傳聞如字傳聲見形

甸反覆敷救反下章同

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

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

此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

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

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

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

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

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尙父之文武烈

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

書傳音釋 卷五 望

略隨意而言主於雷召音釋經單與殫通傳與公而非欲爲人物評也釋經稱平聲音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小子旦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冲雖已卽位與未卽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勗不及未詳考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考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况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

書傳音釋卷五

望

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音釋經濟子計反句傳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釋經絕造在早反傳下遐稼反復扶又反卷音拳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溼欲其調齊槃錯焚結欲其解紓黜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况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

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蓋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為久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釋音監音 **經** 監音 **傳** 締丁計反 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經** 監音 **傳** 締丁計反 撞傳江反齊才詣反勞敷文符合二反亂也紓商居神與二反闇與暗同汚音烏茹忍與如居二反夫音扶乾沒上音干史記張湯為小吏乾沒註隨勢浮沈也唐蘇鶚云乾沒與陸沈同義 折干羊反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

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

書傳音釋 卷五

畧

恤

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釋音 **經** 乘平聲 **傳** 并去聲載作代反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

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小念我天 釋音監音鑿喪去 **傳** 呼去聲 威之可畏乎 釋音監音鑿喪去 **傳** 呼去聲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
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
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
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
休茲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
爲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
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
毋徒惴惴而欲去爲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
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遜誰復汝禁今豈汝辭
位之音傳勝平聲下同語牛
時乎釋傳據反復扶又反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

書傳音釋 卷五

翌

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
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
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
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
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雷
召公故言之蓋敘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
亦人所說音傳復扶又反覆敷
而從者也釋傳救反說音悅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周公言我不順于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
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
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
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
際亦可音傳不順程伯圭曰不惠猶自
悲矣釋傳稱不敏不佞也複音福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諸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九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祇順此語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畱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晉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釋

經治平

傳諸烏含反相去

聲下同夫音扶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

書傳音釋

卷五

巽

詞也今文無古文有。按音復扶此篇次敘當在洛誥之前

傳又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

書傳音釋

卷五

聖

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
 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
 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
 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卿士叔
 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畱佐成王
 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
 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
 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于蔡也
 封仲以他國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象欲殺
 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
 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雖欲遂
 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
 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
 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
 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為
 諸侯以見周公蹙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
 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

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
 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
 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
 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
 總己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
 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釋經辟毗亦反傳
 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釋經 辟毗亦反 傳

少失照反乘平聲倡音唱覆芳六反從才用
 反圻與畿通淮汝之間孔傳云蔡本圻內國
 名取其名以名新國也杜預云武王封叔度
 於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鄭
 氏曰蔡仲封上蔡傳十八世至平侯徙新蔡
 皆隸蔡州又二世昭侯徙下蔡隸壽州別皮
 列反見形旬反亟音棘諒闇音梁菴七年還
 政蔡傳於洛誥首章及此篇既言周公無攝
 位之事亦無七年還政之事而康誥傳云周
 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召誥傳云洛邑既成

王始政則自相抵牾矣蓋成王免喪之後祭祀朝覲雖已親之而國之大政則自以幼冲不敢專制而諉之周公觀閔予小子諸詩其畏慎可見故周公雖不居攝而實政由已出至營洛之年成王年二十方始卽政則謂之七年還政亦其實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

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爲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釋音 經 行胡 孟反

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

書傳音釋 卷五

哭

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

爾考之違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 釋音 經 無與 母通 所謂率德改行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

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閒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 釋音 經 治去 聲 無可爲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 釋音 經 治去 聲 傳

聞去聲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

小民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音經 蕃方煩反 屏必濟子計反 鄧反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

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書傳音釋 卷五

巽

率循也無毋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己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也
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
釋音 傳 好惡並去聲 沾之廉的協
二反輕 薄貌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飭往就國戒其毋廢 棄我命汝所言也
釋音 經 無與 毋通

多方

成王卽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
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卽其事也疑當時屬亂不特殷人如徐
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
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
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
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
而作也子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
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
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
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子乃今知
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
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
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六
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
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
殷猶砥硤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
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

書傳音釋

卷五

辛

建頌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音費
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音傳
秘粗坐五反夫音扶砥硤音武夫石次
玉也隗五罪反囂牛刀反建頌音蹇零
建覆也頌盛水餅
字見漢高祖紀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卽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
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
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
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
陽卽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
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音經 奄衣檢衣廉二反左傳註奄嬴姓國鄭
地志云今曲阜縣
之奄里鄉是也

傳 難去聲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
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先日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
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詰
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
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
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
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
罪應誅戮我大降宥音傳復扶又反見形
爾命爾宜無不知也釋傳音傳復扶又反見形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
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
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
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

書傳音釋

卷五

五

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
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

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
逸豫憂民之言尙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
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啟迪也視聽動息日用
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啟迪開導斯人者
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
理或幾乎息矣况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
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
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爲亂爲治耳逸豫以民
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音傳幾音
義也此章上疑有缺文釋傳音傳幾音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

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
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

邑

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
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
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
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
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
始於內嬖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眾不
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
貪叨忿憤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於
其國

度達各反
戕慈良反

釋經麗鄰知反又郎計反附著也後
厥麗同叨他刀反憤陟利反

書傳音釋

卷五

至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

夏

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
天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為民主而伐夏
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
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
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
眾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
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也
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渙呼亂反散先
肝反漫莫半反

釋傳是為去聲
餘並如字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

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

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憤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為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內愧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書傳音釋

卷五

垂

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亦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經要平聲說傳辟毗亦以使入勉於善也經見康誥篇反當去聲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釋音經必傳操倉刀反舍益反傳音捨幾音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

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

書傳音釋

卷五

書

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冀誤蓋有竊之爲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傳見形旬反複音福別筆列反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洗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洗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

釋音經必傳度達益反傳各反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聞

之

集萃也享享有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釋音經喪去聲下章取乎同閒去聲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

時喪

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涵無度故其為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書傳音釋

卷五

五

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覲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音傳覲音冀幸也合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釋音閤又如字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

罔堪顧之

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祲祥讖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

之命者而爾多方之眾皆音釋與浸同左傳
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音釋與浸同左傳
云吾見赤黑之祲註妖氣也顏師
古云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輔如毛
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
其眾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
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
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
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
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
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
之也此章深諭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
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遏汝者乃無一能

書傳音釋

卷五

姜

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
洵洵不靖欲何為耶明指天命而誓服四海
姦雄之心者音釋勝平聲輶音由鮮上聲洵
莫切於是音釋許拱反誓質涉反服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有爾四國
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

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

王熙天之命

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
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
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猶其宅收
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

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音釋經夾訖
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音釋經洽反傳
瀦音諸水所停也禮記滂其宮而瀦
焉註云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
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
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
耶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音釋傳
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屢蹈不靜此章迪屢二字蔡氏從孔傳
故與康誥迪屢未同異釋合從前說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
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書傳音釋 卷五 五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
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
而猶狃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
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
其罪音釋經要平聲說見康誥篇蔡傳云戒懼
爾音釋經而要囚之則義與康誥傳異矣

傳 狂女 九反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

走臣我監五祀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
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
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
商俗而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

王卽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耳
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

為明釋音經監古
銜反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
大眾多之正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
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
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

經釋音臬音魚音傳音臬事康誥篇蔡傳云臬法也此乃
列反釋音異釋何耶孔傳云汝無不能用法

長上聲
治平聲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

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書傳音釋

卷五

五

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
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
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驩然有恩以相
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
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旣戒以
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

乃邑謀介

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
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
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
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
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尙何可畏之有哉成
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
感動之機
微矣哉

釋音傳音頑民周公誥殷民未嘗以頑
民稱之至畢命始有忠殷頑

民之語傳中宜易之以成
周公忠厚之美掖音亦

爾乃自時洛邑尙承力畋爾田天惟异矜爾我
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
在大僚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
田天亦將畀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
助賚錫於爾啟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
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
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釋音傳予音與
百僚爲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朝馳遙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
書傳音釋 卷五 堯

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
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
土

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
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
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
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
蕩析俾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
田尙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旣勸之
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音
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釋

經 頗普禾反遠如字探他
含反離去聲又平聲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書爾命

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語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嗔然溢於簡冊音經無與音傳更平聲復扶又反倦音也音釋毋通音傳拳盼匹莫反畦域輒反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

傳音釋

卷五

本

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音釋傳長上氏曰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音釋傳聲下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

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

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

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釋經

二反賁音奔綴棘衛丁劣

傳帥音率長

掌服器者曰綴衣披顧命傳云綴衣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綴之事註云四物皆以綬連繫焉有聯綴之義豈綴衣即幕人之官乎王臨朝則設之亦小臣之親近者如後世儀鸞司也若司裘司服皆掌祭祀之禮服玉府則掌王之燕衣服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

書傳音釋

卷五

空

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敘其爲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爲君也即臯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謂常伯也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

教音經 恂音荀 行胡 傳復扶又反 參差上初
也釋 孟反又如字 簪反下 初宜反 要去

去聲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

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

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

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

書傳音釋

卷五

奎

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卽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不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音經見如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釋經字

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倅

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差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諳眾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釋音經反奄衣檢反盡牧其地什伍其民也釋音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是也田制一夫百畝故百畝為夫九夫為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周禮士師掌其民人之什伍又族師云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一聯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書傳音釋

卷五

奎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閒而俯仰無作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不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長伯釋音經長上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太音經音趣音此音傳音趣馬掌馬周禮校馬其屬也註云趣馬下士趣養馬者馬七十二匹立趣馬一人長上聲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尹庖內外饗尹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

書傳音釋

卷五

畜

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與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眾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眾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音傳音見形句反下六見字並同長上吉士也音傳音聲諱惡去聲禮記王制太史所掌執簡記奉諱惡註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治平聲歷數所矩反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收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毫見史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烝或以為眾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險阨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釋音阪音傳監古衛以為官使何其盛歟反見形甸反下同蒙北亳左傳註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中有湯冢穀熟南亳輿地廣記南京應天府隋唐為宋州有穀熟縣即商之南亳湯所都也偃師西亳漢志河南郡偃師縣即湯所居亳也按此乃帝嚳之故都而湯居之故小序云從先王居後盤庚所遷亦此地也

書傳音釋

卷五

奎

治平聲夫音扶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

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

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爲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

音傳見形

者宜精察之

旬反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循也救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承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

書傳音釋

卷五

亥

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號叔闕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爽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正猶此敘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丕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

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爲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

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爲治相助左右所受之
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
聞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
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
成王之所釋音經相去聲傳焉於虔反夫音扶
自有也釋音經間去聲傳推通回反治去聲
下同左右
音佐佑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
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

也釋音傳治平聲下
章傳同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

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書傳音釋 卷五

奎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
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
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
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尙文故曰文誤失也
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
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
職者爲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
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司之牧夫
卽此
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

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
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
克由繹之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
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

其所以能音傳紳父也音傳紳音抽漢谷永傳云燕見紳引其端緒也音傳紳音抽漢谷永傳云燕見紳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勩相

我國家

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儉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儉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儉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儉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晦昧陰陽升音經勩音邁勉音傳沾之廉降亦各從其類也音經勩音邁勉音傳沾之廉

書傳音釋

卷五

奕

反便毗連反
晦與暗同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慎惟正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慎惟正之至是獨曰其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

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

烈

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
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
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於文
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
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
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庶獄而繼以治兵之
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
庶獄之後狎獄之間尙恐一刑之誤況六師
萬眾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
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
輕用民音經音吉音反音傳音治音平音聲音下同見形旬反
命者也音釋音經音吉音反音傳音好去聲音狎魚音反又何
干反野犬所以守
獄故謂獄爲狎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臯
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

書傳音釋

卷五

奕

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

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
太史使其并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
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周公告太史
以蘇忿生爲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
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
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釋音

溫邑名蘇公爲武
王司寇令平聲

書卷之六

蔡沈集傳 鄒季友音釋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

書傳音釋

卷六

一

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音釋朝馳遙反見形旬反可得而論矣釋音下同治平聲要平聲○程伯圭曰按周禮多言三公三孤但不言其職耳蓋三公位尊出諸卿之上論道經邦若無所職又且官不必備或有或無非如諸卿之分職聯事各相統屬也故不必列名於五官篇中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弁畿內為六服也禹貢

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脩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釋音經辟必益反治陸音去聲言主政治之官也若從孔蔡傳則當音平聲此篇經傳治字尤多但多當作平聲今除篇中音去聲者其餘皆平聲不復皆音去聲

傳

并畿內爲六服程伯

書傳音釋

卷六

二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音治去未危之前卽下文明王立政是也釋音聲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

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

父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兼總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寧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音經倍薄傳數雙而已釋音亥反傳遇反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

訓迪厥官

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祇勤于德早夜音經

若有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釋經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

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

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之

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

書傳音釋

卷六

三

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

之謂變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

予一人

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音傳恆胡

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釋傳登反

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

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

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變理

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音經少失

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釋經照反

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

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

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音經治去

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釋經聲傳

長上聲下章
同相去聲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
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
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
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
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
首傳長上聲舜
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云宗祖廟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
此又以宗訓長何也合歸于一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書傳音釋

卷六

四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
治邦國平謂強不得陵弱眾不得暴寡而人
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
彼之不正王
政之大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詰姦慝
刑彊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
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
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
而已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
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

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音釋傳主國空土通典引孔傳此句釋

云空穴也古者穿土為穴以居民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眾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綱在網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音釋經房音唱阜音釋傳相去聲數所矩反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

書傳音釋 卷六

五

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音釋經朝馳遙音釋傳疏數音疎朔治去聲○程伯至要服六歲一見此言五服蓋指甸男采衛要而侯服之歲一見者不在其數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

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日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

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居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

牆面莅事惟煩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

書傳音釋

卷六

六

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傳

度達各反喋音牒多言也更平聲舉錯音措辟毗亦反

釋經 蓄敕六反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

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智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

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
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釋音經斷都反

傳幾音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
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
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
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
於己不可從事於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
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揜護不暇故心勞而
日著其拙矣或日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
於為驕祿所以報功
釋音經載作傳揜與
非期於為侈亦通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書傳音釋 卷六

七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祇畏苟不
知祇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
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
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存大不同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厯舉能其官惟爾
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
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
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
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
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
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
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
釋音經推通
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厯莫江反稱平
傳勝平聲
聲任如鳩反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斃

三事卽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救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釋音經辟必益反非有待於戒救也釋音斃音亦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釋音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釋音傳

監古 銜反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

書傳音釋 卷六

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釋音傳治去聲下章傳同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禰乃司茲率厥

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閒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閒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蕪徒為陳迹也故勉之以

書傳音釋

卷六

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馬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篤敬之功孰能與於音經治去傳復扶又反閒去聲下同苾蒲斯釋聲必反省息井反索昔各反萎於危反蕪字本作茶乃結諾協二反瘦貌與去聲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

言同則繹

師眾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眾共虞度之眾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

釋音

傳度達各反紬音抽斷都玩反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子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

書傳音釋

卷六

十

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

釋音

傳稱平聲行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

釋音胡孟反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中也

釋音

經恭反

傳

子音與一於和眞氏讀書記全引此傳但改一於和爲急於和蓋從容則有和之意

似一於和矣

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己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其直經 釋經 辟毗亦反本章輕重之中也 釋經 至下章並同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書傳音釋

卷六

七

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 釋音 經 狃女九反 傳 夫音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釋音 經 敗北邁反 傳 扶壤怪音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音 經 無與毋通忿撫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釋音 經 吻方問二反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音傳行胡孟反下
良則人勵行釋傳同別筆列反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

書傳音釋

卷六

三

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釋音經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聲釋音經好去傳澆堅堯反薄也令去聲下同好去聲聲下同兄弟當作長幼說見武成篇著陟略反桴字鼓椎也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古文皆首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釋音傳還音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頹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頹面扶相者被以袞冕憑玉几以發

命釋經洮徒刀反音與桃同音叨者水

傳盥古

緩古玩二反澡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

虎臣百尹御事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

書傳音釋 卷六

三

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

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

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

至御事同以音釋經召直笑反芮如稅反周同王命召也姓國彤徒宗反姒姓國畢

衛毛皆傳治平聲下同召公上實照反朱子文王子語錄云召公畢公公是三公芮

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孔疏云以高官兼攝下司漢世以來謂之領故召畢毛皆稱公稱領

芮彤衛但稱本爵賁音奔長上聲帥音率

王曰嗚呼疾大漸為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

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
病日至既彌甚而雷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
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音經幾音嗣
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音經機音嗣
我志按嗣謂嗣君也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
子誓於天子攝其君註云誓猶命也明樹子
不易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
用克達殷集大命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
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
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釋音經
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重傳容反麗音離又
音隸肆羊至反習也

書傳音釋 卷六

古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
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
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音經侗音
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釋音經同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

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
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
大濟于艱難曰元音經釗之遙反釋音經殆將殆
子者正其統也音與昭同傳釋音經字當從
孔傳云疾甚危殆蔡傳上章
兩言疾危殆此云殆將何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
適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
不可有所音傳見形句反
偏滯也音傳溥音普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
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
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
者自治于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
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
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
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
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
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
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
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
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

書傳音釋

卷六

五

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
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
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音釋扶無
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音釋扶無
與毋通音傳治平聲下同
幾音機音傳見形句反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

記云疾病君徹縣東首於北墉下是也於其

明日音釋還音旋程伯圭曰茲既受命句還

王崩音釋還音旋程伯圭曰茲既受命句還

幄帳孔疏云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
帳也上有承塵皆以緡為之張於黼扆之
上徹縣與懸通謂徹去鐘磬也首舒究反墉

音庸或作牖經世紀年云成王在位三十七
年盡壬辰歲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
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

宗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延
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
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
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
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
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
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
咸觀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
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
闔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
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音經桓胡官反傳
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書傳音釋

卷六

夫

路寢門外南門當是臯門天子五門皆南鄉
則臯門乃天子之最南門也朝馳遙反闔衣
廉衣檢二反說文云宮中闔闔閉門者寺如
字又時吏反寺人奄宦者易夷益反掖夷益
反宮中
小門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史為冊書法度
傳顧命於康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音經相去傳
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釋聲
供音恭下章傳同
喪平聲下章傳同

狄設黼屨綴衣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

辰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辰釋音辰隱傳去

聲周禮掌次掌邦之張事畫胡卦反按周禮註辰如今之緋素屏風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傳言畫為斧文恐誤

牖閒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羣臣觀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桃枝竹席也黼白黑雜繪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音經重傳容反下章並同篋莫結反傳

見形甸反天子之席三重周禮司几筵云王位設黼辰辰前南鄉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

書傳音釋 卷六

七

加次席黼純次席卽篋席也孔疏云坐席皆敷三重舉其上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繪慈陵反緣俞絹反下章傳並同變几周禮註吉事謂王祭宗廟裸饋饋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事略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具具有文之具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音畫胡卦反席莞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釋經俗作畫非

西夾南嚮敷重筓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筓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仍几

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
辰。天子負辰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
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
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
也。
釋經 夾訖洽反。筵，尹反。紛，如字。陸音孚。
幽又讀爲和粉。傳 夾室孔疏云：天子之室有
之粉，謂白繡也。傳 左右房房卽室也。以其夾
中央之太室，故曰夾室。竹席孔疏引爾雅註
竹初萌生謂之筍，取筍之皮以爲席也。朝馳
遙反。按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
平居四席各因事而設於其處，今則並設於
也。殯前。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
玉，東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楨之舞衣，大貝叢鼓。

書傳音釋 卷六

六

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
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
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
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義時龍馬負
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
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
也。楨國名，楨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叢鼓
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
叢鼓，戈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
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
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
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
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
物之陳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
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
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

命陳之示釋音經重傳容反按周禮典瑞云四

能傳也圭有瓚以祀山川惟此五玉有邸有瓚故

祀地祿圭有瓚以祀山川惟此五玉有邸有瓚故

辰璋邸射以祀山川惟此五玉有邸有瓚故

曰重乃天子執以禮神之玉與上文四坐皆

先王廟祭之所用故先陳之下文所陳但國

家所藏之寶耳越玉五重四字當自為一章

承上文為義故曰越也琬於阮反珍以再反

球音求大貝水中介蟲也九真交趾所產大

者至一二尺煮其甲以備器用或白質黃文

或黃質白文或白質如玉紫點傳東西序坐

為文皆行列相當叢符分反傳北諸器物

所陳孔傳以東西序為東西序坐北西房為

西夾室東房為東廂夾室皆未知何據詳東

西序皆有室兩坐及諸器物皆陳設於室內

赤刀以下諸物貴重必陳之於前故言東西

序舞衣以下諸物必陳之於後故言東西房

或言序或言房蓋變文耳東西兩序之室外

書傳音釋

卷六

九

卽兩階之前兩塾之前乃五輅所陳之處也

上文越玉五重係於西夾南嚮章下則玉五

重必陳於西夾室矣削音笑刀室也字今作

鞞孔傳云寶刀赤刀削朱其刀室因曰赤刀

也禮記少儀云刀授穎削授拊削音笑正與

此同又周禮築氏為削音如字卻非此也書

疏謂削為刀之別名禮記疏謂削為曲刀皆

因周禮而誤釋也傳柱戀反下庸傳同車渠

上尺遮反尚書大傳云文王囚於羑里散宜

生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玄註云車渠罔

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

海中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攻以為器

如白玉鄭說非也共音

恭中去聲斷都玩反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爲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玉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壻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

釋音

輅音

傳

象輅爲次輅程伯圭曰周禮巾

在西序故也

書傳音釋

卷六

辛

路不復連綴矣是象路當附綴路之列不當附次路也路與輅通喪平聲殯在西序成王之殯當在堂上西楹之西序者堂下之室也非殯所在當云殯在西階之上

二人崔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斨立于東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弁士服崔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阼冕大夫服劉鉞屬斨瞿皆戟屬鏡當作銳說文曰銳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

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器悍之徒有志於復釋音綦音其弁皮變反夾古者當深繹也

釋音

綦音其弁皮變反夾

與士同錢音越戮音遠瞿權俱反傳堂廉陸韻作戮說文作鐸銳當作銳音允

傳

云棧也

北陛之階按鄭註以側階爲東下階是也雜記稱夫人升自側階註亦云旁階也嗣君自

翼室適殯所往還必由之地故特備儀衛焉從七恭反楯豎尹反執戟史記秦始皇置酒

而天雨陛楯皆霑寒漢高帝紀謁者執楯執戟註云親近陛衛也叔孫通傳百官執戟傳

警又東方朔云位不過侍郎官不過執戟曹子建書云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此則士

書傳音釋

卷六

三

大夫任此職之驗也朝馳遙反周廬史記秦紀周廬設卒甚謹又班固兩都賦周廬千列註宿衛之廬周於宮也椎埋上傳追反史記王溫舒椎埋爲姦徐廣註椎殺人而埋之又貨殖傳攻刺椎埋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

卽位

麻冕三十升麻爲冕也齊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

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卽位者各就其位

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

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釋音齊賸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釋音西反

蟻語
綺反 **傳**三十升麻爲冕凡布以八十縷爲一升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濟太史秉書由賓階濟御王冊

命

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
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
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
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
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
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特書由
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 **釋經**形徒宗反奉音
所臨所服用皆口御

冒 **傳**相去聲守舒究反

書傳音釋 卷六

三

日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
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
皇太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
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日汝者父
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
循大卞法之大也變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
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
訓 **釋經**卞皮反 **傳**太史口陳詳皇后憑玉几以
讀之而嗣君拜受也

王再拜興答日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
以敬忌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
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
敬忌天威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敬
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
王所答皆於音治平
是致意焉釋音聲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
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
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音經宿字
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釋音本作
肅古通用爾雅云肅進也祭吉祭尸受酒灌
於地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也咤
陟嫁反說文引書作託從口託聲音當故反
註云奠爵也孔疏云三進爵者從立處三進
至神所也三祭酒者三酌酒於神坐也每一
酌酒則奠爵於地三進各用一爵非一爵而

書傳音釋 卷六

三反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

王答拜

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
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太
宗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
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
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釋音經反太保
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受同句降盥句以傳洗蘇典反更平聲瓚在
異同秉璋以酢句傳旱反贊二反裸古玩反
相去聲供
音恭下同

太保受同祭臚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以酒至齒曰嚼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
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
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疾歆神之
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
味雖飲福釋音經才傳復扶又反下同
亦廢也釋音詣反傳喪平聲下同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太保下堂有司收撤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
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
可知俟者俟釋音傳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爾
見新君也釋音傳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爾
專以神主為廟也上文東序西序即東西廂
也東西廂惟路門內有之故獨稱路門為廟
門按禮記聘義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
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則所謂
廟門但指路寢之門而言初非言神居亦非
因有殯也周禮司儀載諸侯相見交幣之禮
亦有及廟之文今人尚有廟堂廟廊之語孔
氏謂殯之所處故曰廟而蔡氏因之蓋泥於
以神居為廟也見形句反

書傳音釋

卷六

音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
今文合於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
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王義嗣德答拜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
五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

書傳音釋

卷六

五

門五日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庫門外
 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
 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
 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
 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諸侯入
 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
 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旌實或曰黃朱若龍
 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
 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為王蕃
 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皆再拜首
 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
 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
 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
 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
 後者拜不拜故未為後也弔者舍者禫者升
 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
 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
 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

見音經 應平聲按應字平聲為正音去聲為
 借音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無音

去聲者音應對之應又如治字覆字等極多
 故陸氏音者皆借音無音者本音讀者詳之

禮記疏云應當也謂南嚮當朝正門也左右
 程伯圭曰左右二字當自為句言趨而左右

也乘去聲 外朝馳遙反下同周禮註天子
 稱平聲 外朝一內朝二外朝在庫門之

外聽獄蔽訟之朝也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
 視治之朝也燕朝在路門之內會宗人圖嘉

事之朝也陝失冉反史記註弘農郡陝縣是
 也鬣力陟反見形旬反下並同重耳上傳容

反晉文公名夫音扶舍胡紺反贈喪珠
 玉曰含襚音遂贈喪衣服曰襚喪平聲

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

克恤西土

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姜若未詳蘇氏曰姜姜里也文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姜若即下文之厥若也姜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音釋經姜以傳見形九反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

書傳音釋

卷六

美

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尙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音釋經遺去聲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歎哉

傳好惡並去聲施以豉反漸見形旬反勝平聲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音釋傳

見形旬反

喪平聲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斂力驗反

省所景反

書傳音釋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於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王之憂勤其音經屏必郢反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釋經無與毋通遺去聲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

書傳音釋 卷六

三

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
 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
 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
 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以也孔子
 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
 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
 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
 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
 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
 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
 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
 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
 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
 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
 重受甲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
 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
 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
 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閒教戒深切著明足

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音釋喪平傳喪
 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釋音喪平傳喪

聲下並同冠古玩反下同齊衰音咨催見形

甸反下並同踊音勇復扶又反衰經音催垓

重儲用反見昭公十年按潘子善問蘇說朱

子答云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易世

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

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之私服是朱子未嘗

取蘇說也然蘇氏之說乃禮之正朱子之說

乃禮之權若國有危疑亦不容不行權以定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此其冊
 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
 曆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
 六月庚午肫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偽作

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
妄言則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
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

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
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
釐卽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首傳相去聲別
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釋傳筆列反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

用克受殷命

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
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書傳音釋

卷六

完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迄殷頑民遷于洛

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

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
安定國家謹志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
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
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

也

釋音

經

左右音 度達 各反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周公當世道方
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
爲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志殷而謹厥始君
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爲政者當今之政

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音傳汚音烏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

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子子垂拱仰成

懋盛大之義子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祇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音經仰魚傳行胡孟反朝著上馳遙反之也釋經向反傳下馳據反音與著同左傳昭公十一年叔向日朝有著定杜註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復扶又反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書傳音釋

卷六

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屈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

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以康四海

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

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置
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經別筆列反瘳多早反音與直同畫胡麥反
圻解見酒誥篇字雖與畿通然此章似不
專指王畿但言嚴**傳**塞如字易以豉反緝
疆界耳守舒究反**傳**七入反省息井反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對誓之謂恆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
體眾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
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
然而商俗則尤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
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
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
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
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

書傳音釋

卷六

實凡釋之所論則康
王以告畢公者也
經恆胡登反要**傳**趣
聲謂旨趣也亟音棘苛
寒歌反音與何同急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
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參養其能由禮者鮮
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
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
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
古人論世
族者發之
經鮮上聲悖蒲
妹蒲沒二反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

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音經瓜反音傳長上聲復扶又反羞難也音惡去聲見形旬反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古訓于何其訓

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己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微則民不

書傳音釋

卷六

三

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

厥德允修

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音傳蕞祖外反信乎其修矣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

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傳非治去聲下致治同所治平聲施以豉反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

孫訓其成式惟父

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釋音問

書傳音釋 卷六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釋音豉反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

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音本或作雅程伯圭曰小序以為穆王時書然篇中但稱文武成康而不及昭王或疑為昭王時書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

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
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
日月於畫胡
旌旗也釋傳卦反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

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
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釋經

左右音傳見形
佐佑句反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繼乃舊服無忝祖考

膂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
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書傳音釋 卷六

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

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
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
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
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
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
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
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
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
告君牙以司行胡
徒之職也釋傳孟反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
難也厥惟艱哉者歎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
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飢寒之艱
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
之職此又告君牙釋音易以
以養民之難也釋經致反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

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

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
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
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
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舊典時式民之治亂

書傳音釋

卷六

三

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
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
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
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
曰續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
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
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
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
耶釋音治去聲辟傳復扶又反末章下既言
指先賢而言不應四
句之中乃爾重複也

罔命

穆王命伯罔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
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誓御之臣

後世視爲賤品而不知擇者曾不知人
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
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
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
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
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
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音經音罔俱
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釋音經音罔俱
下畫長滿從口非陸傳誓私
云亦作嬰史記作嬰傳列反

王若曰伯罔惟子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

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伯罔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
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

過音經
律反

書傳音釋

卷六

美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

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

咸休

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
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
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
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
正人則承順正音經音從才用反
救亦豈小補哉釋音經音辟必益反

惟子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

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音經

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釋經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

德交修不逮

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音傳齊側皆反周禮夏官司馬祭僕掌

馭戎車齊僕掌馭金路以賓長上聲

書傳音釋 卷六

三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悅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音經連令力正反便毗釋經特辟必亦反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

不德惟臣

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

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音傳也釋也傳咀二音下音語見形句反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迨上以非先王之

典

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音經無與傳比毗至反釋蕩其心也音通量平聲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

祗厥辟惟予汝辜

書傳音釋

卷六

美

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為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音經辟必釋汝罪矣益反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子彝憲

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音傳造父上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釋也傳七到反下音甫顛頭之後蜚廉四世孫趙氏之祖也思去聲操倉刀反舍音捨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誥四方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

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音校言於王作修刑辟呂後爲甫歟音胡教反夫音扶切千結反詳見盤庚篇斂去聲○古者刑清律簡至周而律益繁

書傳音釋

卷六

兕

穆王哀民之易麗於法也故五刑之疑各以贖論觀其訖富惟貨之戒必非爲斂民財而作也刑之可疑者則赦其罪而罰之金乃哀矜敬慎之至非謂罪皆可贖而使富者得生貧者獨死也一篇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鑒天道之神明示戒勸於報應之間吞嗟懇惻復詳練罰贖特篇中之一事耳小序專言訓夏贖刑遂使解者肆爲譏詆惜哉傳柱戀反呂姓也甫國名也甫侯姓呂爲天子司寇故亦或稱甫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爲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徧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

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
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
亦通然耄亦音經度達傳先見反見形句
賤之之辭也釋經各反傳反下同厭於鹽反
屬音
燭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

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
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
以鴟張跋扈爲義矯音經蚩充之反傳渾胡
虔者矯詐虔劉也釋經鴟處脂反傳昆反
鴟張形勢猛悍如鴟之張翼跋扈上蒲撥
反下俟古反詩疏云凶橫自恣陵人之貌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

書傳音釋

卷六

罕

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

有辭

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
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爲
劓鼻刵耳椽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
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爲差別皆刑之
也音經劓牛例反刵而志反椽竹角反黥渠
京反麗音離又音隸并去聲差初加

反傳復扶又反
別筆列反

民興胥漸泯泯芬芬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

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

發聞惟腥

泯泯昏也焚焚亂也民相漸染爲昏爲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各告無罪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爲馨香而刑發腥穢也釋

經

漸將廉反泯面忍反焚敷文反音與紛同又符分反音與焚同覆芳六反詛莊助反

監音鑿聞如字又音問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

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臯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遏絕音傳治平聲按左傳云之使無繼世在下國釋舜臣堯賓于四門

書傳音釋

卷六

聖

流四凶族則是竄苗在受終居攝之前舜未爲帝也皇帝哀矜庶戮清問下民當從孔傳作帝堯爲是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

明明棐常繆寡無蓋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卽羲黎卽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糅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焄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

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薦臻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苗音經重傳治去聲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音容反傳糅女救反有分扶問反焄蒿上許云反香氣也下呼高反氣蒸出貌字見禮記屏卑正反九黎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後也鄭玄云九黎學蚩尤爲亂者在蚩尤之後屬音燭韋昭云會也苗復如字堯復扶又反下同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

惟明

書傳音釋

卷六

學

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

惟殷于民

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八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臯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音經折之列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音經反種朱

用傳載作代反
應平聲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命臯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
心而教以祗德也○吳氏曰臯陶不與三后
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
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臯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
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稱臯陶曰
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
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
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
敘本末而歸之於臯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
禹稷雜稱言音傳辟毗亦反與去聲下不與
固有賓主也釋傳同程伯圭曰伯夷降刑罰
之典與下章播刑義同伯夷為司寇臯陶為
士師士師司寇之屬故但稱三后而不及臯

書傳音釋

卷六

聖

陶其後伯夷典禮而臯
陶猶為士官不必備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
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
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為善而
不能自己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
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
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典獄非訟于威惟訟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
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

賂之人言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爲一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爲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爲天牧養斯民乎爲天牧民

書傳音釋

卷六

四

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啟迪斯民舍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貨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釋音監音鑒麗音離又而遂殄滅之也釋音隸斷都玩反傳爲去聲下同舍音捨貨他代反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

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其寧惟永

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鞫極天下
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
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
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
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
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
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
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
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卽康誥大
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卽康誥小
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
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
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
也我雖以爲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爲宥爾惟

書傳音釋

卷六

望

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
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
而不替矣釋傳刑當去聲辟毗亦
反下並同夫音扶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
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
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
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
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日何日非問答以發
其意以明三者之釋經度達傳夫音扶逮徒
決不可不盡心也釋經各反傳耐反又湯亥
大計二反及也漢刑法志註辭
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

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眾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釋音經造七麗離核質于過而宥免之也與覈通下革反應去聲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

書傳音釋

卷六

吳

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音經疵才見形旬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釋支反傳反下同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眾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荆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緩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
罰千緩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
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
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
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荆則足也宮淫
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
曰緩閱視也倍二百緩也倍差倍而又差五
百緩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
掌五刑之屬三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
舊爲多而重罪比舊爲減也比附也罪無正
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
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

書傳音釋

卷六

墨

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
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
克之也○今按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
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
大辟宮刑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
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
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
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
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
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
詳見釋經辟毗亦反下並同緩胡關反荆
篇題釋經父沸反差初加反比卑履反傳
淫者然後人音月宮淫刑孔疏云宮刑主爲
宮刑猶在至隋開皇初方除男子宮刑周禮
司刑墨劓宮刑殺罪各五百復扶又反夫音

平聲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
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
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
小罪非宥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
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
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
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
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
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
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
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
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音經上服上亥駕反傳推通
回反

書傳音釋 卷六 哭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
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
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
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
病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
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
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
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
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
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
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啟刑書胥占者言詳
明法律而與眾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
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

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獄者當釋經差初加反占之廉反傳長備其辭也釋經上是掌反并去聲聲度達各反於上如字言上是掌反下同斷都玩反讞語蹇反又魚戰魚列二反議罪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

書傳音釋

卷六

兪

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亦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為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汗曰明日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缺之釋經相去聲傳汗音烏少始紹反治令去聲傳平聲鬻余六反賣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

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
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
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
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
所以有慶也嘉善師眾也諸侯受天子良
民善眾當監視於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經 監音鑿下
同屬音燭

文侯之命

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
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
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
策書命之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書傳音釋

卷六

辛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

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
之也不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慎者言其德
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
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
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音問
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音問
左右音佐佑音問
辟必益反音問
謂文侯祖父也唐叔受封尚
幼未嘗逮事文武背音佩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
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
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子
一人承綏在位

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丕愆者嗣位
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
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旣先撥故戎狄侵
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
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
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
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于一人則
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
先正之昭事而先音傳濟難並
王得安在位也釋傳去聲

書傳音釋

卷六

至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
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卽上文先正昭事厥辟
者也後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
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
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
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衛音經辟必
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釋益反

扞侯
扞反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

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

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

成爾顯德

師眾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形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閔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繪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申侯立己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眾而為成申成許之舉其志親背義得

書傳音釋

卷六

罪於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釋音釀汝亮反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釋音成而和以鬯非以鬯釀也說見洛誥篇供音恭乘去聲復扶又反旋句緣反又隨戀反旋旋然謂和緩也間去聲去上聲繪慈陵反國名背音佩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之於費誓眾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

之錄商頌釋費音秘古文作柴史記魯頌也釋作勝本魯附庸國後并於魯今沂州費縣西有古傳更平聲乘費城去曲阜故城三百里傳平聲治平聲按洛誥傳謂東郊不開在周公東征時伯禽就國已久多方傳謂在成王滅奄時與此所引呂氏說不同合歸于一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善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音餘刑之無餘並同傳帥音率曰往者云釋餘刑之無餘並同傳脅虛業反

書傳音釋

卷六

垂

善敎乃甲冑敵乃干無敵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敎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敵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敵楯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釋敎連條反敵舉天反弔音縫符合反楯的鍛都玩反礪力制反傳堅尹反紛敷文反孔疏云楯紛如綆而小繫於楯以為飾淬取內反燒而納水中以堅之也甲冑下當有干字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奔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淫大也牯開牧也獲機檻也斂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開牧大布於野當室塞其獲奔一或不謹而傷開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音經反音經舍如字牯姑洗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音經反音經胡化反張參五經文字音寒步鳥郭二反云柞鄂也奔淺則施斂諾協乃結二反奔疾郢疾正二反傳檻戶聽反闌也圈也令去聲屏必郢反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

書傳音釋 卷六

畜

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音傳風逸孔疏云牝牡相誘謂之風因牝牡相逐而至放逸遠去也還音環度達各反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

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
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是
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
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於
殺爾芻茭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為
急故皆服大刑楨榦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
而致置經時丈理反煥去九反說文云熬米
便也釋經麥也楨音貞供音恭芻窗餘反茭
音傳量平聲成王已伐淮夷故魯惟征徐戎
交傳若日量敵之堅瑕緩急必臨陣而後可
見也題額也障之亮反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
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
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

書傳音釋

卷六

羣

師于崤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
羣臣史錄為篇今古文皆有
公帥音率崤何交反地名在弘農郡滎
池縣西三帥所類反事見左傳僖公三
年十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置經無與
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釋毋通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

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己其
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無扞格
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
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

首韻傳扞格上侯肝反下也
也 雁傳胡客反不可入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首韻傳復扶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雁傳又反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

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就

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黃

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首韻傳樂音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雁傳洛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

書傳音釋卷六

美

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

皇多有之

番番老貌佗佗勇貌截截辯給貌諛巧也皇

追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

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

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

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

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

謂三帥諛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首韻傳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雁傳魚乞反射神夜反諛毗連俾緬二反易夷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
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
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
个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
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
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
職主韻經介音界陸云本又作个斷都玩
也
釋經反猗於宜反又於綺反好去聲
易以政反好
去聲下同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
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書傳音釋

卷六

毛

冒大學作媚忌也違背違之也達窮達之達
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
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
釋經惡去
聲
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釋經惡去
聲

冒背音佩
監音鑒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
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
繳上二
釋經杌五忽反
傳繳古
反
章意

咸豐四年秋晉江黃公宗漢刊錢塘伊君樂堯
所編五經補綱

鳳階

受而讀之慨然於世所習

五經本俱非完足思各覓舊本梓之以公同好
會仁和邵君懿辰藏有明正統閒所刻元鄒陽
鄒氏書傳音釋本秀水高君均儒攜以見示謂
盍先從事于書邵君伊君亦以爲言伊君並願
任校勘

鳳階

思書傳自明嘉靖閒刻本失去首

卷綱領序說其後又并末卷小序失去學者不

復見蔡氏之完書三百餘年矣今正統本首尾

跋

一

備具悉如宋時蔡氏子杭表上於朝之舊誠不
可不與天下共寶之也且崑山顧氏日知錄極
推明洪武時書傳會選謂若堯典天左旋日月
五星右轉高宗彤日謂祖庚繹於高宗之廟西
伯戡黎謂是武王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皆不易之論每
傳之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
辨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字古書名目必具
出處兼亦考證典故有功後學今以鄒氏音釋

考之獨日月五星右轉之說爲修會選者奉詔
旨所改耳餘凡顧氏所推重會選者實皆襲用
是書則是書信爲讀蔡傳善本尤不可不家有
其書也乃遂以付伊君校勘而延餘杭吳君以
桐董梓事焉于後錢塘姚君若示以音釋鈔本
海昌蔣君光焞寄以元至正閒音釋刻本高君
又寄以書傳會選本亦足訂正統本之訛脫邵
君又出其所校董氏輯錄纂疏本訂正蔡傳訛
脫凡數十條伊君擇其確有徵據者從之更以

跋

二

已所見及者益之且著所據改者於卷首於以
刊數百年之積訛是又讀蔡傳者之一快也刻

既成

鳳喈

復謀梓周易合程傳朱義呂音爲一

書業已經始而蔣君藏有元廬陵羅氏詩傳音
釋鈔本亦已付梓他日更得春秋左氏經傳集
解禮記集說舊本梓之庶五經各有善本行世
云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十月既望浦城祝鳳喈

識

